

与我同时代的读者们一定读过上世纪60年代获得普利策文学奖的美国小说《杀死一只知更鸟》，这本小说在全世界销售了4000余万册。此书作者哈珀·李以第一人称描述了一名小女童眼中的英雄律师父亲艾蒂科斯的

故事发生在一座南方小镇，一个黑人被控强奸白女，司各特的父亲是在法庭上为清白黑人辩护的律师。极为当时南方诸州极为保守，白人仇恨黑人，即使清白黑人也有被愤怒的白人在大庭广众的街上被吊毙的危险。上世纪60年代也正是黑人人权运动的年代。小说中的人物——律师艾蒂科斯，成为黑人与进步白人读者眼中的英雄。书中充满一个天真小女孩对圣人似的父亲的崇拜。此书一问世立即成为畅销书，被好莱

坞购去拍摄成电影，由大明星格里高里·派克主演，极为轰动，吸引许多正义白人参加到黑人民权运动中。我还记得当时常去格林威治村(纽约下城左派文艺界人物集中区)的派对讨论此本小说，对作者哈珀敬慕不止。

近来出版界一项奇闻是发现《杀死一只知更鸟》的初次原稿，并由哈珀·考林斯书局出版，其内容与《知更鸟》大异，小女童眼中的英雄爸爸原来是个憎恶黑人的

人物。于1926年出生的作家哈珀为何甘愿让人出版与她的观点完全不同的原稿，令人费解。初稿的书名为《去找个看守人》。女孩眼中的父亲艾蒂科斯毫不博人同情或受人敬仰。原来《知更鸟》是根据编辑的指点重写的作品。初稿写作始于哈珀少年时期，她在纽约游览后回南方故乡始了解

到黑人受压迫的情况，同时发现父亲原来是个憎恶黑人的父亲，说“这里的尼格罗(negro,对黑人的歧视性说法)都不懂世事，犹如儿童。”《看守人》中的恶人，在改编后出版的《知更鸟》中，变成保护黑人、为受压迫者仗义执言的善人律师。两者情节不同者是《看守人》着重于黑人强奸白女上法庭

受审，而《知更鸟》则侧重于白人辩护律师的善良正义。令读者惊异的是，《看守人》故事的结局是黑人被判无罪，而《知更鸟》的结局反而是黑人被判有罪，证明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南方还相当保守，从而引发全国黑人人权运

动。哈珀·李在初写《看守人》时，目的是在愤愤不平地揭露白人歧视黑人的恶毒现象。她把初稿交给书局编辑时，回忆自己在儿童时期深感社会不公，因此决定把幼年经验写成为小说。她后来听了编辑的忠告，改头换面，将主角律师从恶毒的种族偏见者改为伸张正义者，终于成为畅销名著。电影的问世当然吸引大批新读者购买此书。

出门采访前，按照惯例会早早检查一番采访设备，正在检查录音功能时，恰有一通电话响起，于是便放下采访机。等到结束电话，顺手将采访机收好放到书桌上，居然没有发现忘记了关掉录音键。

在被忘记关机的三个多小时里，放在书桌上的采访机一直工作着，记录着我和父母日常生活里的声音。第一个小时内，舒缓的音乐声中偶尔响起母亲与父亲寻常的一问一答，说的不过是些天气果蔬衣着之类。我的声音缺席，因为我在练瑜伽。第二个小时里，电视丰富的背景声，快递员上门送货的招呼声，打进来的两通电话铃声，夹着两句母亲问我今日何时出门，是否回家吃饭的问话。第三个小时里，母亲与父亲在交流电视剧的情节。父亲转换电视频道时，电视声一度过响，正在客厅看书的我不耐烦地数落了两句，父亲却说了一句“你注意不要用过度了”。

这就是那被无意记录下来的三个小时。当我发现它时，我听到这三个小时里母亲重复却温暖的询问，父亲简单却真切的关怀，而我总共说了不到五句话。我听到我的声音不带情感，那些话语就像一种程式化的敷衍。可是实际上我并不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我是一名电台编辑，每天的工作就是与各种人攀谈。我也不是一个内向被动的人，我胜任于用语言与人打交道，我能够活泼投身热闹的人群。那么，是什么阻滞了我对父母至亲的言说欲望和情感给予？是因为非常熟悉而产生的自以为是为？是因为一惯被呵护而产生的理所当然？

我必须去追索其中的原因。随着年岁的增加，母亲说话的时候渐渐开始充满对细节的重复和对话题的转折，这或许是因为情绪热烈又急于表达，又或许是信任听者在交流中与她的观念可以共振、懂得她的言下之意。这对于听者来说不啻是一种思维考验，使人没法迅速对接上她的思维频道，及时回应她一腔热情的言说。这对于下班时常常感觉把一天的话都说完了的我来说，是一桩又需要认真进行逻辑梳理的事情。而父亲，是个情感内敛、脾性温和的人，他的观察多于言说，建议多于批评，信任多于监管。从小到大，我是如此坦然享受这其中的信任和自由，却不知何时开始变得过于自我且不体恤。

为什么我们总那么容易与外面的世界握手言欢，却没法静下心来与血肉至亲促膝交谈？为什么我们总能够要求自己耐心聆听他人的诉说，却没有热情主动对父母说一句“我回来了”？我想起父亲曾无意说起，请尔多与我们说话，我也想起母亲曾特意问我，你是在不理妈妈吗？是的，“请尔多说话”不正是我们最切切的渴望和一个最有效的表达情感的方式么？即便琐碎和寻常，那里面也有我们幸福和感恩的密码。

从今天起，做一个言语丰沛的孩子，每天都多多对父母说话，好好说话。

吴艳

吴艳

请你多说话

吴艳

吴艳

吴艳

吴艳

吴艳

伤心

徐慧芬

抱怨

夜光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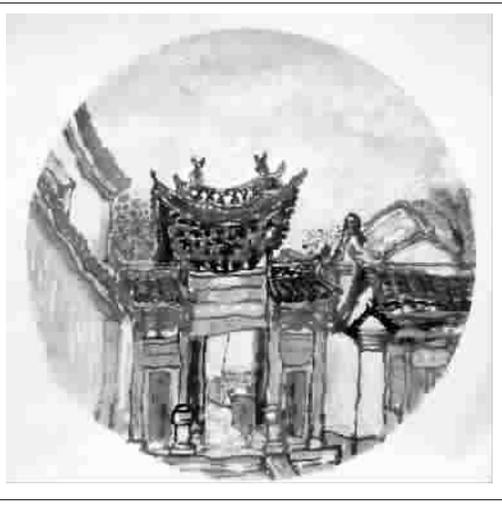
和顺古镇

冀南平原诱伏战

纪平

十日谈

夜光杯



和顺古镇 (中国画) 潘顺祺

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诱敌设伏成为重要的战法，这就要和日寇打心理战，设下圈套让敌人来钻。冀南平原香城固诱伏战，就是一个范例。

1938年12月21日，刘伯承师长奉八路军总部的指示，亲率129师师部、386旅补充团和先遣支队三大队再下太行山，挺进冀南平原。到达冀南后，与陈赓会合，部队不断袭扰敌人，取得了一些战果。在认真研究反“扫荡”以来的经验教训时，发现挺进冀南平原以来，虽然南北辗转实施破袭，但敌人遭受的打击不重，因而仍盛气凌人，每次受到我军的袭扰，必然派出机动部队实施追击。于是，386旅首长决定利用敌人这种骄纵的心理，布置一个圈套，诱敌入瓮。这个想法得到了刘伯承师长的充分肯定。

根据刘师长的指示，386旅召开全旅团以上干部会议，到会同志一致同意诱伏作战的决策。但是，伏击的战场究竟选择在哪里？陈赓旅长说：“日军的野蛮骄横、盛气凌人的特点，就是我军诱其出城，叫他进入我军圈套的基本条件。但是，冀南抗日根据地，地处河北平原南部，加上目前正值冬季，到处是一片光秃秃的平地，这是非常有利于敌人快速部队行动的，而极不利于我军伏击部队的隐蔽和出击。可是，如果我们每前进一步，每个指挥员都能仔细勘察地形，相信一定能够找到一个不利于敌人行动，而有利于我们设伏的战场。”

有正义人物。在写作过程中，作者甚至自南方阿拉巴马州的小镇移到纽约市居住一时，这样的经验极大地影响了作者的思路。她要去南方白人的偏见与虚伪。

《知更鸟》在编辑指点下，表明乡下小镇人物有坏的，也有好的；有恶毒的，也有人道的。在两书中，女儿对父亲的形象各有不同。1963年，名气大扬后，哈珀·李回到阿拉巴马州告诉记者说，《知更鸟》并不是要抨击历史遗毒，而是要向同乡人物祈求正义。在这两本书中，都含有对人类的忠告，正如《知更鸟》中的父亲艾蒂科斯告诉女儿说：“你不能认识一个人的真相，除非从他的观点出发。”两本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知更鸟》提出忠告，不要对陌生人立刻有偏见；《看守人》则要我们理解造成种族憎恨观点的原由。

试想，如果《看守人》在50年代出版，必会引起当时读者震惊，幸而编辑TAY HOHOFF（于1974年逝世）明智地改变小说的全貌，成就了一部世界名著。

部队各级干部对周边的地形进行了侦察，报告上来都感到不理想。韩东山副旅长和周希汉参谋长带参谋人员到香城固地区侦察，带回了好消息。周参谋长指着地图说：“我们曾找当地老农进行调查了解，香城固西北地处黑龙港流域，是一个带形沙河故道，四周长满了红柳和野枣树，地势十分倾斜，形成一块洼地，西边靠近张家庄，那边是一道由西南

冀南平原诱伏战

纪平

冀南平原诱伏战

冀南平原诱伏战

1945年秋，音乐家朱践耳从上海来到苏中由新四军一师刚刚解放过来的如皋县城，参加了一师文工团的工作。当时一师文工团正忙着开展新区的各项宣传和组织工作，同时还要兼顾创作和文艺演出等活动，任务十分繁重。那时候，由如皋南淮中学进步学生和社会进步青年组成的“星海歌咏队”成立不久，正在青年音乐家沈亚威组织领导下开展活动，队员们听到这个消息，都格外高兴。当时，我是星海歌咏队的总干事，便要求沈亚威带我

朱践耳教我唱《联合国国歌》——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 贾升

我们去探望这位专家。朱践耳的宿舍在如皋师范学校的琴房隔壁。我们在沈亚威带领下，去如师拜见了久仰的朱践耳先生，出乎意料的是，这位专家十分平易近人，衣着也很朴素。此后，我们又有过多次交往。在这年冬季的一天，他一连给我们介绍了许多西北民歌和反映国统区腐朽堕落的歌曲，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一曲《迎1946年》和一首我们闻所未闻的《联合国国歌》。因为随着二战结束，一个开创历史新纪元的崭新的国际组织“联合国”诞生了，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空前的呼唤和平、呼唤新世界团结向前的新事物，在我们对它还十分不了解的时候，居然就有机会唱它的“国歌”！大家都很高兴。

朱践耳拿出歌谱，先向我们介绍了它的来历和词曲诞生的经过，他说，随着柏林被攻克，纳粹德国破灭，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二战胜利结束，崭新的《联合国宪章》诞生，联合国宣告成立了。美国人罗梅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利用当时苏联著名电影《对策》的主题曲《相逢之歌》的曲调填词，组合而成的《联合国国歌》诞生了。由于它的曲调先期已广为流行，所以一经传出，便广为传唱，只是曲子由原来的2/4拍改为4/4拍的进行曲式，我们唱时，要更为庄重些罢了。我们初步学唱后，他将《联合国国歌》歌词和曲谱抄录给了我们一份：太阳和星辰罗列天空，大地涌起雄壮歌声，人类同唱崇高希望，赞美新世界的诞生。联合国，团结向前，义旗招展，为胜利自由新世界，携手并肩……

70年过去了，那段旋律仿佛仍旧在耳畔回响。

以南香城固附近的多沙地区，诱敌出犯，予以歼灭。部署就绪后，即以小部队于2月7、8、9日，连续袭击威县、曲周等县城，诱敌出城。2月10日，威县敌第16师团第40联队补充大队，果然以汽车8辆载1个加强步兵中队(安田中队)，向威县以南“扫荡”。12时许，敌人进至南草场附近，我骑兵连突然出击，打伤敌大队长。然后且战且退，诱敌进入香城固地区。30分钟后敌进至香城固，我688团1营阵地猛扑，经激烈战斗，我击毁敌汽车1辆，挫败了敌人的进攻。接着，敌改向香城固东北角进攻，但遭补充团坚强阻击。在三面火力扫射下，敌死伤累累，气焰大挫。至17时，敌企图向西突围，被张家庄、马落堡的第688团主力部队所阻，回窜威县的退路又被我新编第1团截断，陷于进退维谷的困境。战至黄昏，陈赓旅长下令，四面向敌发起猛烈冲击，敌垂死挣扎并施放毒气，但在我英勇部队的冲杀下，终被全歼。此次战斗，激战达8小时，毙敌大队长以下200余人，俘敌8人，缴获山炮1门、“九二”步兵炮2门，迫击炮1门，我军伤亡50人。

刘伯承师长对这次战斗非常赞赏，指出：“这次战斗敌我伤亡的比例是四比一，我们代价是小的，是赚钱的生意。这是个模范的诱伏战，应当表彰。”

抗日时，我八路军115师在梁山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